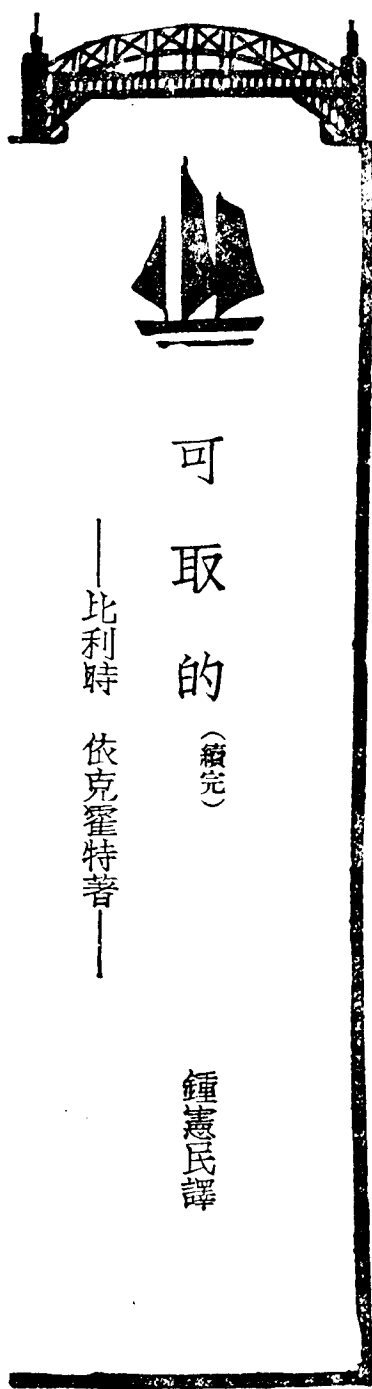




五

佛

蘭斯離開了兵營也不十分懷傷，屯營是他所從未見過的。可是他生活的變動；屯營的每間住房總比駐營的篷帳更好一點。

他以為兵役時最可憎惡的事，便是兵營的污穢。他要睡在草舖上，草舖是已被別的塵埃滿身而汗珠淋漓的兵士們所擦過身體的。因為沒有被褥，他帶衣的睡在草舖上。早晨是不能洗澡的。他既沒有得到肥皂的權利，水又是罕有的。

可取的

(續完)

——比利時
依克霍特著——

鍾憲民譯

白天他和同伴們在那牢監的屋內和庭院中閒步，他的眼光只見些紅牆或者粉白的棟樑，佈滿塵埃而變成黑色，並且腐爛得發潮濕氣的。甚至於一點鐘的閒空也沒有！在他們未成完全的兵士以前，他們是再也不能和外界去交際的了。

因此他常常在那營房的門邊徘徊著，不時地嘆息。他在奧斯登特祇留住了兩天。他是被誤送到那裏去的。幸而他母親送給他的包裹，正在他回路前一刻鐘內接到了。

現在佛蘭斯是在比魯塞爾一個大城市裏，他和幾百個別的兵士住一個破舊的廟裏，這廟已是頹圯而靡爛的，塔牆

已變成硝石似的了，而且滿著鼠兒。這勉強地彼改築成營房的古廟，是充作商店用也不足夠的。

這個醜陋的四方形的營房，站在四條小街的中間；這些小街一面是那營房的高牆，另一面是一排排的低小的屋子作爲酒店及雜貨店用的。這段地方是窮人中最窮苦的人的集合處。

他繼續著受訓練。他漸漸地理解了那些規則。新兵教導員教了他怎樣握鎗、開步、數脚步，在命令「停」時停止，在左腳或右腳的跟上轉身，當他聽到「向左轉」或「向右轉」的時候。當他懂了這些後，人家又教他怎樣用鎗，然後他和全團的兵被送到一處泥濘的平地上去練習，這種練習每天有兩次，他們在那裏每次留住幾個鐘頭，有時涉水，有時在烈日中跑步，作著種種的軍事的練習。

這種種軍事上的跑步和排列還不打緊，此外他們還要被檢閱。在被檢閱的時候，他們須得幾個鐘頭不辭厭倦地站著，肩上荷著沉重的鎗。他們練習著在皇宮或大使館前的留守，在慶祝會或國家的典禮時的站崗；在這種禮式中那些兵士們祇因爲滿足長官的虛榮心和觀衆的歡樂而站著的。除了每天的奴役外，他們還要做千百種出奇的職務。命令來了，祇有絕對的服從；他們雖然竭力學習，有時還是

不免受冷視和懲罰的。長官們怒氣沖沖的瞋視著他們。誰也不敢稍動。佛蘭斯在未入軍營時所讀過的兵士懲戒法，內中有許多方法可以用來使犯紀律者憶及他們的職責。他們也向彼此講述許多懲罰兵士的悲哀的故事。單是被禁錮在盎凡爾城堡中或懲役的思想，已足以使那些最頑強的心悸了，那裏的懲罰是這樣地嚴酷，乃至牢獄的守者也是冷酷無情的。雖然雙倍的薪金是足以引誘人的，那些副官們，雖然也是小感情的人，都不願做懲役兵的監督的。做懲役兵的守者已是一種懲戒了；而且做這種事的人是需有一種創子手的心情的。

佛蘭斯在未入睡前的閒空的時候，把他的鎗擦著油，把他軍服的銅扣擦亮；他很少的時候深夜往酒店裏去的，寧願把他的錢在暇時爲娛樂而化掉的。把鎗擦了好久，又把他的軍服刷了一回，然後他疲乏地帶衣的躺倒在牀上，等待著點名。「聽命！」於是每個人都站定在他牀的腳端。接著便是按次序的點名。「到」的聲音高低各不相同的，一直響到名單點完了才止。當夜間響過鈴聲或鼓聲後，燈光便熄滅了。

首先幾夜佛蘭斯沒有睡覺。尤其是因爲半夜常有喧嚷的聲音！那些浮薄的同伴們唱著淫猥的歌，哼著小曲，或者

嬉戲著談笑著。有幾天夜間他們請一位他們中間較智巧的同伴講故事；故事快講完時，聽者便漸漸減少，而用「克拉克」回答那講故事者用以點綴他的故事的「克利克」的人也漸漸減少了。

最後當那些好開玩笑的人和講故事的人睡著在草鋪上時，便有一時的沉靜，其時佛蘭斯祇聽到雜亂的鼾聲。如果那時他還沒有睡著，他便不敢睜開眼睛來，因為不久就要來一個新的喧嚷的時期了。

鼾聲不息地響著。當夢神來施魔術時，那些睡著的人便發出嘆息聲，笑聲和模糊不清的囁語來。似乎房角隅裏有夢遊病者在那裏互相呼應而且爭論著。當月色輝煌的時候，佛蘭斯便觀察那些人的奇異的表情和態度，他們癡笑著，或驚愕的臉孔，和他們騷動著的四肢。一個人微笑著，夢見家鄉和愛人，用孩提似的聲音呼著親愛的名字。在別角隅裏爆發出叫聲、謾罵聲和痛哭聲。一個做夢者站起了半身，揮著雙臂，喃喃的說了些不可解的話，帶著奇怪的重音，然後又倒下像死人一樣了。佛蘭斯看見向前猛投的雙腿，緊握著的拳頭，似乎在威脅一個不可見的磨難者。最刺激他的，便是因情愛而起的急促的呼吸，被壓迫的呻吟，空中的接吻，和做噩夢的暈眩的叫聲。佛蘭斯屏

住了息，覺得自己因憎惡和憐憫心而有些寒顫。冬天那些人很艱困地。呼吸著因為那裏的空氣是太悶塞；但是夏天這堆人的汗臭氣是催人嘔吐而且使人暈昏的，正如濃香醉人的植物。

他時常被咒詛著的醉漢或者告假外出而深夜歸來的人所驚醒；這種荒唐的人時常欺瞞那嚴厲的守者，而且歸來後總要在幾張別人的牀上倒下幾次後才倒在自己的牀上。此外還有守夜的副官的檢閱。他那提燈的一束光線，在各人的臉上照了一回；這時他便覺醒了。睜大了的眼睛却在那巡閱者走出前又閉上了。

這營房和這團從各處招來的人是誰也覺得可怕的，但在鄉下人看來尤其是可惡，因為他們的習慣比城市裏和商業中心地方人的更少變動。那些曾經在大工廠裏生活過的人是已慣於一種表面上的紀律生活的。但在這裏他們的自由意志和創造力便消失了。

但在所有的鄉下人中間，從佛蘭斯地方來的，算是最可憐的。第一他們的言語和教導與命令用的言語是不相同的。在比利時的軍隊中，一切都按照法國的式樣進行著的。因此伐龍地方人自從充兵後便表示一種鎮靜的態度和自信，使那些教導員覺察出他們高出別人的卓越的智力。但大

部份的人都是懷著歸家的思想，因此若是沉默著幻想著的，於是一班好開玩笑的，和好毀謗的人們，使睥睨著他們，說他們的沉默是愚昧的表示。佛蘭特的鄉下人受人侮辱和磨難的最多。那些副官不肯以責罵自滿，並且用種種方法挖苦他們，直到他們昏慣得不分左右時才止，受了他們長官的鼓勇那些兵士也儘量地嘲笑著他們鄉下的同伴們。這些人便做了開玩笑的對象。但後來他們的理解力記憶力、和準確而嚴正的服役却顯出他們有人所不及的長處。他們服役時也沒有過分的熱力也沒有驚人的喧聲；他們祇是智慧地有規則地盡他們的職責。於是那些嘲笑者便不敢再開玩笑笑了，或者因自己祇有表面的誇耀而覺慚慙，只是默然地痛恨那些穆靜而有深刻的思想的造物。在不幸的時候，不止一個鄉下人把自己的運命比諸他們所看守過的牛羊的，而且在比較後總覺得還是牛羊的運命更好一點。

佛蘭斯正像別的人一樣承受著這種磨難。但他比別人聰明得多，能夠了解他的職務。人家對他像對別的來自北方的少年們一樣苛刻而且冷酷，但是人家却尊敬他。祇有他不在著時，有的人用一句慣語來侮辱他；這句話便是 *Tiesse de Flamini! Flamini de Wese……*！(意謂：佛蘭特人！我的兒子！)

佛蘭斯有著佛蘭特人的淡忘和快樂的性情，但在這裏他却覺得被觸怒了。他、客塞爾的屋裏的快樂的泉源，對這些放縱的人發怒了。他痛恨他們虛偽的乖順，他拒絕他們任何的提議，他不願受他們的道索，在他們的卑陋的交誼中，他肯放棄一點他的個性。

他在新兵中間雖然沒有同村的人，但幸而他還找到了幾個同鄉和幾個誠實的人；他們是在同一營裏或者別的營裏的，他們是和他一樣因和那些城裏的流氓、游民、無賴漢和小販們混在一起而覺不安的。

當佛蘭斯在街上環視著周圍的人而沉思著的時候，他覺得非常的不安；因為他看到那所有穿軍服的行人都有疏懶的和異常的性格，也又覺得自己未免慌亂有如入籠之獸，而且是一個屬目的異鄉人。所有的兵士一舉一動都有摹仿他人的醜態。

所有的兵都表現著一種笨拙，卑鄙和無恥。他們在街上每見市民走來時，便躲閃起來，本能似地讓他們先走。他們並不穿軍人的服裝，却穿著平民的服裝。這樣他們不但表示他們是為國捐軀的軍人，而且祇顯得他們是奴役的兵士。

到處他們都被視為無用之物，使人增加負擔的惰者。在

平和時，人們是不把這些兵士和由慈善機關救濟的貧民和孤兒院養老院裏的人分辨清楚的。「無用的嘴巴！」國家實在無須供養的，他們只依靠納稅者的錢而過活的；這便是溫飽的資產階級的評語！這使那些資產階級的人相信，這些無產階級的孩子們，這些強迫來的兵士們，當罷工的時候，曾向工場和礦場上他們的兄弟們射擊的。或者，如果他們對他們有所猜疑，他們會更毒恨地對待他們。幸而人們很少接觸這些不幸的人的！和他們常時接近實在是危險啊！

當真這些兵士們吃著獨裁階級的麵包，帶著鄙俗和自私的心情。他們的利用者尚沒有公民的道德和英雄的氣概，我們怎能有望於他們呢？

若使偶爾兵士和市民打起架來，兵士總是不對的。從來也沒有過英雄的傳史把他們的事蹟記載起來。那些有權利的人總是說他們的職業是最卑下的。

雖然他不把這些不公平的情形的原因說出來，佛蘭斯心中很明瞭的。在村裏他從來受過這樣的屈辱。現在他從那些衣衫富麗的行人的眼睛裏，看出了一種敵意，或至少一種揶揄的寬宥。到處都可以看見不堪承受的高傲的表情，當他走進一般俗人所惠臨的咖啡店裏的時候，他覺得他像

是一個無禮的闖入者；因為他可以看到，主顧們和那堂信的目光中，蘊蓄著一種輕蔑的微笑。他不寒而慄了，但是他很明白他自己在幸福人前的怯弱。

六

星期日！他現在認識星期了；那時兵士們都在城裏的街上逛著，而他也不息地彷徨著。他有時在小販前嘮叨地講話，有時在廣告前佇立著，有時被擠在人羣裏，有時遇到同伴。每當發軍餉或者接到故鄉的消息後的幾天，他便在酒店裏邀他的同伴們聚餐，或者跳舞。雨天，他參加在聖胡昂脫街上強迫的巡行。他有不願回到營裏去吃晚餐，便吃了滿把的櫻桃、胡桃或者在別季裏別的菓子。與其回到營裏去無聊地納悶，不如在自由的空氣裏靜坐。天氣晴朗時他們到城外去作郊遊，總是沿著兩邊榛樹成行的路或者沿著草坪和田地漫步的走著。這種充溢著濃香的清鮮的空氣，使人懷念起家鄉來。但這懷念家鄉的苦思是不打緊的。因為這個使那些兵士們憶起更可驕傲的生活來。他們愈走愈慢，有時在溝渠的邊岸上坐下來，他們有時把蛙兒投入水中，有時割了些蘆葦來吹哨。到了傍晚的時候，他們又回進城去。那些軍服點綴著行人們的單調的

黑色的禮服，那些兵士停住在路邊的蓬架前，張著嘴，看著那些油燈，看著那小丑怎樣地講著諧談。他們搖著頭擠前去，默然無言，直到他們中間一個人聽得出神了，推了推其他的同伴們，於是全體都蠕動起來，走近去聽那小丑的魔幻的諧談。

到了須歸營時，他們便蹣跚急走了。他們狂野地奔跑，揮著手臂，全身發汗著，同時不絕地詛咒。這時誰也不能阻住他們的行路了。他們到了那屯營附近的地方，那裏的路是桀驁不平而且潮濕不堪的，那裏有一陣陣的水蒸氣升騰上來，把那些光線依稀的燈籠罩住了。點名，上帝啊！……在這處那鼓聲威脅似地響著，或者號筒吹著曳長的哀聲，似乎在憐憫那些不到的人。於是遲到者都從那些路上奔攏來，有的酩酊大醉而由別人扶著的；還有許多遲到的從路旁的那些小屋裏奔出來，急急的把槍刺插入套裏去，同時咒罵著。大家都很徬促，因為他們必須在點名時答應到的。

自從他到了軍隊裏來後，佛蘭斯還沒有認識過一個婦人。夏天在戶外宴會時，冬天在村人的集會時，他先前時常和王世愷小姐跳舞；她是車匠也是酒店主人軒密斯的女兒。最後一次，他們曾經互相接吻過了；像佛蘭特地方的人

所說的那樣，他已經「把她緊緊地壓到他的胸前」過了，使他從這接觸中感到無限的快樂。因為在那銷魂的時候，他不能更進一步做別的事，他只是利用這機會來吻了她一次。每次他見她時，他便異常欣慰，而且總是嘻皮涎臉地作弄她；但是跳舞過後在工作時，他不再想念這事了。巴布爾仍是當他孩子看待，但終不免有些惶恐，而且對於他所揀選的女子不免有些妒忌。那母親回憶到勿利克·郭爾早死的原因。因此當他走開了時，她常時警告他，教他不要愚昧於浮薄的少女，說城裏的女子多半是誘惑男子，斲傷男子的精力的妖婦。

第一天，當佛蘭斯和別的兵士得了准許穿著軍服出去時，那些老資格的待他們飲酒，使他們醉了時自認他們的童貞，然後把他們拉到專為兵士的賣淫婦那裏去。這些鄉下的未婚的青年，雖然曾經聽過牧師或者像佛蘭斯便聽過他母親的教訓的，被那些老資格的同伴們用花言巧語來迷惑了後，也不知不覺地跟著他們的引導者去了，雖然他們不免有些恐懼而且羞怯得臉紅到耳根。他們的引導者，都是從幼時便被污濁的社會所渲染的，把他們推進一所屋裏去，因為他們這樣便可從賣淫婦那裏得到相當的酬報的。那些引導者把他們推進賣淫婦的屋裏後，便似乎很榮耀地高

聲叫道：「美味物！美人阿，你們誰要當男？」

當他們從那些婦人的臂懷中脫身出來後，引導他們的人便親暱地拍了拍那客塞爾地方的少年，說道：

「現在你是真正的比利時人了！」

佛蘭斯沒有回答。他從他認識了「愛情」，或者至少是兵士們藉以掩飾的東西。但他從此有些飄飄然了，而且每天幻想著要婦人。他這時愛起王世愷，那車匠的女兒來了。下一次當他得了許可出來時，那強壯的少女——雖然她盡力推拒，在木工房後的花園裏——認識了那「新的」佛蘭斯了。這便是他男子生活的開端。

但他仍舊常到大號（註）裏去；祇有很少的時候，閉上了眼睛，想起他親愛的女人。但後來這使他心上負了一樁永久的憾事。有一次，因為和女子肉體的結合，這事初次是怎樣地使他懷羞的，然而這事的需要他又不得不體認的，那醫生看了他那些似是實非的病徵，把他送進一個醫院裏去，人家把他放在一間專為檢驗可恥的病而設的房裏。幸而他還沒有中毒，因此他便被釋放了。但是他在那地獄似的房裏經過的幾點鐘，已足以使他永遠避開賣淫婦了，他牢記著那些可厭惡的可怕的受苦的現象，這些現象已經能使參觀解剖學博覽館的人見而生畏了。他曾經親眼見過別

人被施用手術。同年紀的同地方的人在他眼前被用刀割著；啊，這些受地獄之刑的人們的哀叫和痛喊呵！如果他們出了醫院只是被人蔑視，而沒有失掉他們的被棄在家鄉的未婚妻，如果他們不爛死，這已屬不幸中之大幸了。

因此佛蘭斯便時常回到客塞爾去。而且他最近和那個肥胖的棕髮的少女訂了婚；他祇要等到兵役完了後和她結婚，藉以漸漸地淡忘他過去兵役生活的噩夢。

為要使他忍耐一點，他的母親幾次和那好女孩同來看看他。那時他過著狂喜的時光，他們把一切傾心相告，因為他們長久不相見，覺得欲說的愈多了。

因此佛蘭斯也更歡喜北車站一段的地方。

到茲凡爾去的大路，老是喜氣洋溢地熱鬧，光景真是佛蘭特地方所特有的。拉安凱附近的皇家花園，那裏在摩天的大樹底下，有國王的衛隊中的榴彈手昏沉沉地在打盹。他們的頭像是胖臉的天真的孩子的頭，牠們顯然是不宜戴軍裝的絨帽的；他臉上一種恬靜雅淡的表情和他們的武裝成了個銳利的對照，瞌睡著的他們祇聆著樹葉的絮語，似乎再講他們村裏的故事給他們聽的。——到威萊昂洛克去的運河中有黑色的小船，在駛向斯克爾特去的，或者剛才

（註）娼寮都有大寫的號數為記

已經過盡凡爾一帶平原而來的。這些地方便是他和那兩個婦人散步的目的地，每當他把她們從車站上引導了過來而在一片鄉下人和兵士們所惠臨的酒店裏待她們飲過半立特（註）的啤酒之後。沿著那大路走去，他們不是便可以到家嗎？

下一個星期日，他回憶著他們最近一次的散步，又到那裏去了。他是很勇敢的步行者；這時他走得更遠。有一天下午他漫步著直到「三泉」的地方。但是走過那水閘後，他向左邊沿著那運河打斜一看，他瞥見了一幢很大的屋子，正在他對面；這屋是以赭石築成而牆上開著無數的窗洞像破眼一般狹小的。這建築物是這樣的龐大，顏色是這樣的黯淡，構造是這樣的呆板，看去是這樣的可厭惡。牠似乎把那蔚藍的天空污穢了，把清鮮的空氣混濁了；牠似乎在辱罵周圍的充滿著綠意的田野，似乎把那充滿著鳥兒和船夫的歌聲，飲酒者和在亭子裏切切私語的戀人的笑聲的空際傾蓋了一層瘴氣。牠是對人生的威脅，對大自然的褻瀆。這便是兵士的罰工所；維爾伏爾特牢獄。

佛蘭斯再不往前走一步了，他的心彷彿有鉛塊壓著似的覺得沉重，胸脯踟躕不安地起伏著，他的呼吸屏住了。那索命的巨屋似乎擋住著地平線上的行路。他驚駭得軟癱無

力了，於是轉過身來，在空氣幽香的暮色中走回去。他徒然轉身背著牠，迴憶起他所愛的一切，把安慰他的思想喚了來，幻想著不久要到的解放、幻想著王世愷、幻想著巴布爾；這一切都不能溫馨他：那可怕的屋子總是像惡魔般地站在他的眼前。

七

日子很慢地過去著，但是牠們終於過去了，解役的日子也終於快來了。佛蘭斯漸漸不耐煩起來，每次過了假期回來時，他變得愈加憂鬱了；從假期中他祇帶了些回憶、遺憾、恐懼、希望來。在留守著時，他只是把他的心靈幽閉在悵惘和憤痛之中。戀鄉之念啊！回家的幻想啊！真是不可救藥的疾病呢！

幾天前，他軍隊的音樂組所奏的一闕進行曲幾乎使他聽了心都爆裂了；因為這個急昂的但是悲哀的進行曲，他曾經和王世愷一起在愛脫萊酒店裏聽到過的，當客塞爾地方的音樂隊練習奏樂的時候。

佛蘭斯·郭爾雖生在人心朴質的鄉村裏，他却有熱情的心靈。幾次這個年青的工人曾在他的作工檯前唱過這歌曲

啊！在村裏大家都會唱這歌的。農人在耕田時一面推著他的鋤子，一面哼著這歌曲。牧羊人坐在他割草枯草的車上，也唱著這歌，同時按節拍踏著他的木屐。王世愷，車匠的女兒，在洗碗時也哼著這歌。佛蘭斯在最近一次聚餐時也聽到這歌，而這歌也作了跳舞的先奏曲。這是大家唱以遣懷的歌，有催眠術的作用的，正像一朵馳路旁摘下的花的濃香，能使人不知不覺地把他放到嘴裏去輕輕地咀嚼的。這種歌曲會支配一個人的思想，正像好戲謔的魔鬼一樣。牠便是一個人過去生活中堪紀念的回憶的總匯。

對於佛蘭斯，這快樂的歌曲使他憶起那些可愛的柔美的野花，杜松的刺鼻的香氣，花叢間蜜蜂的嗡嗡的絮聒，鳳尾草的簌簌聲，晨曦初現時花草的清鮮的氣味，母親的頭巾和面顏，同時又憶起王世愷肥胖的雙頰。

他很想把這些思想寫在華時寄客塞爾去的信中。他委屈於幾多的矛盾的思想的勢力之下；他又幾次經歷了交替著的希望和不安！他又幾次感到突然的悲哀的預覺！他等候時的心痛啊！

每當他要寫信到客塞爾去時，他所有的印象都躲避得無影無踪了；他祇能像一般的孩子那樣寫些平凡的形式句子，那些直率的老是相同的句子，是在所有的兵士的信中

所常有的。

同樣的開端，同樣的結尾：「我拿了筆，要報告你我的健康，並且希望你身體也很安適……寄些錢來給我，因為在這裏生活太寒酸了。……」

但這種句子的假裝著的無情是不打緊的；那些遠別的人能夠猜出而且體認的，常時一點眼淚未及好好地揩乾而落在字上留下了痕跡的，能明白地告訴他們兵士的思家病。

佛蘭斯却不像別人那樣，向家裏人在信中索錢。他不願意欺騙他的母親，像一般的兵士那樣，託言有病、罰錢、失竊，或者託言當押了衣服，不得不贖出，因為長官要責備；這個好心的孩子不但省了許多做衣服的钱，他還能從所發的兵士生活費中節省而貯蓄起錢來。有時有富家的兒子因為一時的愚蠢自願當兵，他便愛戴他為他効勞，於是那貴族便不吝嗇地償了他些錢，他把錢寄給巴布爾，而她却常時因此發怒，因為她要他留些錢給自己娛樂之用。

有一次，在他住在比魯塞爾的第一個月裏，他曾把錢投出窗外去；當他穿著新軍裝沾沾自喜地照了一張像片後，這像片寄到客塞爾後使巴布爾、王世愷，那幾個小孩，和教區裏所有的人都看得出神而且雀躍起來。

站著，全身軍衣光潔可觀，帶著手套，神彩奕奕，長靴

踏在花地毯上，背後有幕幔，右手靠在椅背上，左手握著腰刀的把手，禮帽放在一張雕刻的桌上。佛蘭斯像一個男爵；巴布爾感謝上帝，因為他把她的孩子放在那樣美麗的房间裏。好的，這確比屯營的臥室好得多了！這個好心的婦人總幻想著營裏兵士的生活是怎樣地奢華，直到她第一次到比魯塞爾時。

勇敢些，兵士！過了幾月你便可以自由了！別人在你的境況中早已慣於兵營的生活了呢。因此，你再不必受你同伴們冷嘲熱罵的磨難。幾乎你所有的同伴們都終於尊敬你的。有時別人有了過失，而你因為同伴的關係也被責備，甚至於懲罰，你從未抗言過的；你是太自傲不願訴苦，太忠實不願自贊而做詆毀者，甚至於不願使犯罪者自首。在這種情形中，你便在拘留所裏冤枉受苦而不伸訴，從此，你同級的人看到，你是有毅力的仗義的志士，你這沉默寡言的人倒是個無畏的英雄。

你的長官們也歡喜你。他們甚至於要給你做副官的榮譽，若使你簽定一個條約。決不！你甚至於不願接受官長的銜頭！你祇有一個希求：快些離開兵營。

幾個月……幾個星期！……幾天！

哈！不幸的兵士，你太不耐煩了！留神吧，這樣你會激起不幸事來呢。你表露著你的快樂。人們不歡喜這種虛設的快樂的表情的。這樣你會惹人妒忌你呢。那些副官的勳章，你所不願接受的，有了別人接受去了；但是因為人性中常有的背馳的特性，這個人，本應該因你不接受而感謝你的，暗中對你倒反而懷起怒意，祇因為他自己比你更貪虛榮和功利。不但如此，像他所說的，『他永不能容忍你！』第一，你們中間有血統的相驅性；第二，還有性情的背馳性。他是工業的助手，一個到處見棄的作拙工者，而且他又是愛虛榮的誇大狂者，一個饒舌的酒漢。他又是自願投入軍隊的；因為不論何人都配得上當兵的。在現今的世界上，他的饒舌是無往不利的；用著他的浮滑的諧談語，他可以博得軍長的歡心。

佛蘭斯對他卻並不表示別的惡感，他只是迴避他。但這類人是不願受人奚落而擯拒的。佛蘭斯雖脾睨這種人；他却任是怎樣也要和那佛蘭特地方人接近，要暱就他，縱使這只是為了虛榮心、為了誇大狂、為了要說，他已經戰勝了那他所謂「傲慢者」的驕矜和狷潔，為了一起暢飲了酒後要公然地叫說：『你們要知道：這佛蘭特地方的無禮人並不是罕有的人物呢；有人說，他是流氓，哈，啦，啦！』

你，佛蘭斯寧願不理會那些不歡喜你的人，因此那些兵所有對你醜惡的閒話都是枉然的；你對他們的談刺語和談諧語只是用拘謹的話來回答。在思想中你幾乎全然不注意這種惡人，正像你不注意一個取人厭的蒼蠅一樣。但也有像你的那樣默靜的心靈，他們便是你的同鄉們，心地質朴的人們，畜生們——那鄙俗的好開玩笑的霍兒魁副官使這樣稱呼他們的——他們是你的至友，他們的談話是你所愛聽的。哈！他不寬宥你呢！這個眼光銳利的暗探有淫婦的痛恨的毒心呢。

他所訂立的服役的條約還有幾年的期限。況且他已向他的故鄉永遠告訣別了。軍隊萬歲！那末他自然很感激他接受了你所拒絕的職位了。留心！他現在是你的長官了。

但這祇有三天的真實性了。

佛蘭斯剛才寫信給他的母親，在他狂喜中他甚至於找到了別的說話，而不照往常的格式寫了。

「母親，我現在最後一次握管作書，稟告你我的健康了。過了三天我要來問候你的了。三天，七十二點鐘，四千三百二十分鐘。……」

他在「四千三百二十分鐘」幾字底下劃了一條線；劃這條線真是他無上的幸福。當他寫完這信時，祇剩了四千三百

十五分鐘了。他很欣喜地送走了這逝去的五分鐘。

號筒忽然響了。什麼事發生了？異乎尋常的點名。

那軍曹長霍兒魁出現了，在庭院中站著的男子們前立定著？用粗野的聲音叫說：

「預備好！向右看齊……第二號，第三號走進去……第七，出來……立正！……」

兵士們荷著鎗機械似地服從了。

「好，有人偷了我的錢囊，裏面有三個法郎。你們中間有那個認識那偷兒嗎？那偷兒顯然在這裏，而他却不自首。那更好……一句話也不說……那末當你們在這裏時，讓我搜查你們的包裹和箱子……但是先前我們直接檢查一下吧……第一、二、三、翻出你們的袋底來。」

被命令的服從了這命令，然後其他的也一個個地遵命照做了。他們從袋裏祇扯出些烟管、紙屑、穢膩的信封，有幾次幾個銅元，花邊的手帕。

「噲，你第九佛蘭特地方人！佛蘭斯 Kaniver ston（註）你聽得我嗎？把你袋裏所有的東西倒出來，快點！……」

（註）意謂「我不懂」。這是伐龍地方人用以譏笑佛蘭特地方人的，因為他們不了解軍隊中的命令，而是總同說：「我不懂的。」

那不幸的孩子的心靈遠在別處，幾乎全不看見這場喜劇。他在思想中計算著過去的每分鐘，微笑地祇祝他前面，用心眼望著海港和船埠似乎快要達到的。他並沒有聽到那荒唐人的對話。

『該死的！這該死的沒有耳朵哩！但你終要理會的。』

兵士們都笑著，媚諂地要博得那軍曹長的歡心。

佛蘭斯依然站著不動，因此霍兒魁便走過去，搖搖他的手臂：

『翻過你的袋來！』

那軍曹胡說些什麼？佛蘭斯的肺部似乎已吸滿故鄉的草坪上的新鮮空氣，他的心因他無辜的孩子氣而叛變了；他還不願理會，半響後才聳了聳肩。

『什麼，他做鬼臉反抗嗎，這個惡棍？我要懲罰你呢！把他帶到拘留所裏去！但你先要服從，否則我要把你衣服剝光哩。哈！哈！他倒已預備動身他去了！自然我已經擒獲了那偷兒了！』

他還沒有說完最後一個字時，佛蘭斯半已發狂了的，不顧紀律、法律和刑法，只是盲信自己已經解放了，突然從地上拿起一個沙石的馬槽來，向那侮辱者的頭猛力拋去。

霍兒魁頭破血流暈倒在地上了。

祇有四千三百十二分鐘，他便該要歸家了。哦！剛才經過索命的幾分鐘啊！你不幸的兵士，已不能挽回牠們了！當兵隊中半數人把那暈倒的軍曹長抬起身來時，其餘的人照一個值日的長官的命令，把那叛逆者押送到拘留所去，在路上佛蘭斯聽見他同級的兵士們——他們後日聽到號筒吹著解役的命令時便要回家了——搖著頭耳語著說：

『他至少要判決五年無期徒刑！』

獨自在拘留所裏，他號啕大哭地投在那破舊的床上；躺在那裏拋首痛悔，怨艾地把頭髮都連根拔了出來，把臉孔深埋手掌中，不願看那黃色的巨屋，這時在他眼前出現，正像在那美麗的傍晚見牠把大自然的自由和幸福的空氣毀壞了時一樣的。在維爾伏爾特五年，這便是幾多分鐘？你說說看！

暮色蒼茫，夜漸漸降臨了。巡行已經過了，號筒吹著入牀的命令。喧聲漸漸死寂下來。再等嗎？不，他已精疲力盡了，最好還是作最後的決定。原諒他，愛人們，你，不可憐他的上帝，也原宥他吧！牢獄生活嗎？他的罪惡太大了！不等到軍法的判決，他毅然自盡了。

那在佛蘭斯被辱罵前從兵營發出的信到了客棧爾。羅不

，現在已是個大孩子了，讀了這信，又講給那好心的婦人聽。

四千三百二十分鐘！羅不會得計算了，現在只要再過二千一百八十分鐘了，因為信寄出後已過了一天了。

明天長將在這裏了！

那天早晨，初曉時巴爾像先前那樣走到那頂樓他兒子往前住著的小房裏去。她要預備牀鋪了，因為這一夜是他躺在政府的草鋪上最後的一夜了。

他怎樣長久地把那快要蓋著她愛兒的被捏在瘦瘠的手中，又怎樣用她那雙嶙峋見骨的手撫摩著那白布毯子；她怎樣看這落在月亮的幽輝中的白毯子而發怔！這是那母親所織的布，往前每晚對於那工人乏力的四肢是怎樣地溫暖而柔軟啊！

那木匠的舊衣，他的短衣和天鵝絨的褲子，他灰色的圍前，他的帽子，却依舊堆放在牀頭邊的椅上，宛若佛蘭斯剛才投在那裏似的。樹膠的氣味和油漆的氣味，已從他衣服上散發殆盡了，兩隻大腿和稜稜的筋絡在活動時所留下的縐痕快要消滅了；不久要那神聖的崇拜者要吸進這些氣味，正像仙香的氣味一樣。並且要吻那些舊衣像古時的餘

跡一樣，她看不見那親愛的遠離者的踪跡了！但這也不要緊！他不是快要烘暖這些衣服，又要給牠們以他年青活潑的身體的模型了嗎？

他把牠們震抖了一回，然後把牠們掛在窗的鐵扣上。她把牀預備好了，把那白被毯攤在牀裏。

『別了，母親！』

這是那疼愛的孩子的聲音！

她掉轉身來：一時在那月亮最後的幽輝中，恍惚看見他的身體在那些她剛才掛起的衣服裏痙攣地戰慄著。

『怎樣蠢愚啊！』她說，因為這錯覺而驚駭了。她有些呼吸急促的樣子：『我的思想怎樣了？佛蘭斯要明天才在這裏呢！他還睡著在那裏！』

哦，是的，那裏，遠隔著故鄉，遠隔著那大城市，被帶到永恆的天國裏去了。

關於這篇的作者，請參看本刊二卷七號中馬古斯帝布一篇的譯後記

譯者附識於南京

